

CSSCI来源集刊数据库 首批入选集刊

中国文字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协办

2008年

第一辑（总第十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文字研究 2008 年第一辑（总第十辑）

责任编辑 吴韶明

封面设计 美 霖

责任校对 钟 骞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 话 0371-63863551 63863138（邮购）

本社网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环路 35 号

邮政编码：450012 电话：0371-63958808

目 录

古文字研究

- 读《上博六》词语札记三则.....刘 钊 (1)
- 说楚简文字中的𠂔及其相关字.....刘志基 (5)
- 释《成之闻之》简的𠂔.....梁立勇 (10)
- 沫司徒疑簋“𠂔”、“𠂔”释“徙”、释“圖”说平议.....董莲池 (14)
- 从商周金文看文字孳乳.....潘玉坤 (18)
- 《甲骨文合集补编·释文》校勘(一).....齐航福 (23)
- 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干支字形考察
——与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干支字形比较.....[韩国]申永子 (31)
- 甲骨研究二题.....蔡哲茂 (38)
- 黄组甲骨缀合九例.....王蕴智 门 艺 (48)
- 殷墟黄类卜辞新缀十组.....蒋玉斌 (52)
- “毕公左徒”玉戈小考.....王子扬 (57)
- 《三面铜镜铭文释读补正》之补正.....秦 惊 (62)
- 古瓦当文字杂识.....韩祖伦 (65)

历代字书研究

- 《篆隶万象名义》价值及体例特点.....臧克和 (69)
- 略论《一切经音义》字典的编纂.....徐时仪 (85)
- 《方言》在大型字书疑难字考释方面的价值.....杨宝忠 张社列 (93)
- 试论《康熙字典》释义对《方言》的征引.....徐莉莉 (101)
- 《汉语大字典》“篆文楷化字”研究.....张再兴 刘孝霞 (106)
- 《说文》“谷”字探源
——兼说文文字演变的复杂性.....李 轶 李守奎 (111)
- 试说中华书局版《说文解字》字头楷体存在的问题.....杨巧琳 (116)

序跋与汉字研究史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文字编(一~五)》序.....吴振武 (121)
- 甲骨文字构造的“二书说”
——《殷商甲骨文字形系统再研究》序.....黄天树 (123)
- 俗文字学研究综述及相关问题.....詹鄞鑫 (125)
- 刘又辛先生的语言文字研究.....龚嘉镇 (132)

汉字应用与规范研究

- 0—6岁汉语儿童语用交流行为发展与分化研究.....周 兢 李晓燕 (139)
- 认知理论及其在汉语作为二语的字词教学中的应用.....[美国]沈禾玲 (149)

中型语文词典收释专名词语的规范原则	刘中富 (159)
论汉字规范的三个原则问题	陆锡兴 (166)
《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字表》(甲表)中的几个问题	张智慧 郑振峰 (174)

汉字理论与构形研究

论因形求义法	杨 琳 (178)
魏晋南北朝石刻篆字与《说文》小篆构形比较	王 平 (189)
春秋时期汉字字形分化现象的初步考察	吴国升 (201)
货币文字中的“传形”探讨	陶霞波 (207)
东汉石刻中的“声符替代字”现象	吕志峰 (213)

少数民族文字研究

关于文字传播的同义比较的意义与任务	王元鹿 (217)
从同义比较看纳西族多文种间的关系与发展	黄思贤 余淑芬 (220)

春秋时期汉字字形分化现象的初步考察

吴国升

【摘要】 汉字是一个伴随着历史发展而次第产生和累积的系统，基于已有字的字形孳乳分化是汉字系统调整发展过程中构制新字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以出土材料为依据，从字形关系出发，结合词例，对春秋时期发生的字形分化现象作了初步考察，清理出有明确线索的分化字 28 个，并分析探讨了其产生出现与流传存废的原因。

【关键词】 春秋时期；汉字；字形；分化

汉字是一个伴随着历史发展而次第产生和累积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新字在不断产生，同时另一方面也有些汉字在逐渐被淘汰，退出应用领域而成为死字。就有史之后的某一历史时期而言，汉字系统的组成可据其来源分为沿用字和新增字两部分。所谓“沿用字”，是指之前已经出现而传承到该时期的文字；“新增字”即是该时期才造出的新字。在断代的汉字系统中，新增字为其新质因素，往往更多地反映出社会与语言词汇的发展和汉字系统构成的新特点，尤其能够显示出汉字发展演进的趋势。对各历史时期的新增字进行分析考察，有助于我们理清汉字系统发展变化的脉络，并进而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从发生学角度看，一个时代的新增字有两个来源途径：一是基于已有字的孳乳分化，二是直接创制新字。分化字是顺应语言记录的需要，在汉字系统已有字的基础上孳乳派生而来的，如果记录某词或某义，原用甲字，后改用乙字，存在着先共用甲字后甲乙分工的历史过程，且乙字形渊源于甲字形，则乙字为甲字的分化字。非由某字孳乳分化而为语言中某一个词新创制的字形则为直接新造字。判断一个新字究竟属于哪类来源途径，有时是难以把握的。因为认定一字系由某字分化而来，首先必须寻绎出两字曾经合用的踪迹。一些分化字的分化过程相对明显，可据资料充分，其分化关系就相对容易确定；而有些分化字由于材料缺乏，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明它系某字所分化，则常常与直接新造字区分不清。可以说，全面清理出一个时期新增字中的分化字与直接新造字，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笔者曾对春秋时期汉字材料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搜集，编制出《春秋文字分期分域字形表》^①，并对字形作了隶定，整理出字种 1194 个。然后对照有关殷商甲骨文、金文和西周金文的字表^②，统计出春秋时期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字理论与汉字发展史研究”（安徽大学黄德宽教授主持，立项号 05AYY002）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 吴国升，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专业研究方向：汉字学。（贵阳 550001）

① 所据材料范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十八册），刘雨、卢岩编《近出殷周金文集成》（四册），胡长春编《殷周金文集成续编》（胡长春：《新出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安徽大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之一部分。收器截止于 2002 年底）等书所收春秋铭文，及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载《文物》1983 年第 3 期）、石鼓文拓片（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9 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秦公大墓石磬（王辉、焦南峰、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7 本第 2 分册）等资料。

② 参照资料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96 年），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 年），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 年）的笔画检索，沈建华、曹锦炎编《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商代金文，江学旺《西周金文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 年）中的《西周金文分期字形表》。

沿用字 786 个,新增字 408 个^①。对于这 408 个新增字,本文拟选取其中比较明确的分化字例作些初步探讨(其他方面的分析考察留待它文)。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字例的分化关系曾为学者们所指出,但其分化发生的时代以及过程并不一定被揭明,为了集中显示这些现象发生于春秋时期,我们这里仍需将它们列出,并予以必要的申述。

字形分化的目的,在于解决一字记多词的矛盾,以新出分化字分担所从出母字所记的部分意义,从而使语词在书面上相区别,避免识词上的混淆。显然,字形的分化与字义的记录有着密切的关系。基于此,根据新出字所分担字义的情况,本文将春秋时期汉字的分化现象分为三种类型讨论:一种系为重新明确本义而分化出新字,一种系为引申义分化出新字,一种系为母字所记假借义别出新字。

一、为重新明确母字本义分化新字例,计有 4 组:

章—璋 章,西周金文始见,作 (竟卣),从辛从,乃璧形,李孝定先生认为“章”字可能即璋之象形^②。《说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析形当误。西周金文玉璋之璋皆用“章”字,如颂鼎“反(返)入(纳)堇(瑾)章(璋)”,卣鼎“师黄宾(侯)卣章(璋)一,马两”。春秋金文始见“璋”字,子璋钟铭文中作为人名用字。《说文》:“璋,剡上为圭,半圭为璋。从玉章声。”又:“圭,瑞玉也,上圜下方。”“章”即“璋”之初文,“章”假借为“乐章”字,则另加义符“玉”分化出“璋”以记本义。

易—赐 甲骨文“赐予”字一般用“易”字,如甲骨卜辞“乙卯卜,亘贞,勿易(赐)牛”(《甲骨文合集》9465),西周穆公簋盖“王乎宰利易(赐)穆公贝二十朋”,春秋齐侯钟“侯氏易(赐)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有时用“锡”,如西周生史簋“伯锡(赐)赏,用乍(作)宝簋”,文献用法与之同,《诗经·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有时用“赐”,从肉易声,如都公平侯鼎“用赐(赐)眉寿”;抑或假“赐”用之,如西周虢季子白盘“赐(赐)用弓”。春秋中晚期庚壶作“赐”,铭云“余以赐女(汝)口”,“赐”乃“易”加“贝”所分化,为赐予义本字。王国维认为,古锡、赐一字,本但作易^③。类此,“赐”亦当为“赐”的一种异构。古时金、贝、肉常用为赏赐之物,作为义符加注成上述字形,以分担“易”记录的赐予这一意义。“锡、赐”见于西周,“赐”始见于春秋。

且—祖 先祖之祖字甲骨文、西周金文及春秋早期金文作“且”,如甲骨卜辞“甲辰,其有岁于且(祖)”(《甲骨文合集》32660),孟鼎“用乍(作)且(祖)南公宝鼎”。春秋中期以后,齐侯钟、栾书缶、黹钟等皆作“祖”,如齐侯钟“用享考(孝)于皇祖圣叔”。《说文》:“祖,始庙也,从示且声。”“祖”乃于“且”形上加注义符“示”而来,汉字构形系统中,“示”作为义符,常表与祭祀鬼神有关。“且”用为虚词,“且、祖”分化为两字。

吕—铝 甲骨文有“吕”字,用记族氏名。西周早期口高卣:“王赐口高吕(铝),用作彝。”“吕”作,象块状铜料之形。“吕”在两周借用记国族氏名如吕伯、吕王等。金文习语“虢吕”,鼂太宰钟、邾公铎钟皆如是作;少虞剑作“铺吕”;配儿钩鐙、邵簠钟作“鏞铝”,余曷遽儿钟作“罍铝”,“吕”增从金作“铝”,以与国族氏名用字等区分开。“铝”字为《说文》所无,《广雅》、《玉篇》有释“磨错”义的“铝”字,后世化学元素“铝”与金文“铝”不是同一字,它们之间应是一种历时同形关系。

二、为明确引申义分化新字例,计有 5 组:

生—性(姓) 西周金文无“姓”字^④,“百姓”之“姓”皆用“生”,如善鼎“余其各我宗子与百生(姓)”,兮甲盘“诸侯百生(姓)”。春秋齐侯钟“保廬(吾)子性(姓)”,字作“性”,从人从生,乃“生”所分化。《说

①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代的久远和材料的限制,我们已不可能对春秋时期的实际用字进行全面的、穷尽性的搜集整理,目前我们所考察的只能是出土材料中所见的春秋时期新增字;此外,某些新增字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有些所谓“新增字”也许春秋以前就已经产生和应用,只不过在目前出土的殷商和西周文字材料中没有机会出现,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土,新增字的范围是需要不断增删调整的。

② 李孝定:《金文诂林读后记》(卷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

③ 王国维:《毛公鼎铭考释》,《王国维遗书》,第4册第10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④ 甲骨文有字从女从生作,与小篆“姓”字构形相类,但在甲骨卜辞中皆为专有名词,姚孝遂先生认为其与训为“人所生”的“姓”很难说就是同字。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0460条,中华书局,1996年。

文》：“姓，人所生也。”古文字中人旁常可与女旁通用，“姓”字当系“性”易人旁为女旁而成。《说文》又云：“从女从生，生亦声。”战国文字中既有“性”，又有“姓”，两形俱见，为同字异构^①。

鑑—鑑 甲骨文“鑑”字象一人立于盆侧观照己容之形，有照视之义，如西周史𠄎簋：“𠄎占于彝，其于之朝夕鑑。”引中之为所鉴之器名，如春秋攻吴王夫差鉴“自作御鑑”，春秋智君子鉴“智君子之弄鑑”，字从金。《说文》：“鑑，大盆也，一曰監。诸可以取明水于月，从金監声。”“監、鑑”分化为两字，“鑑”专用为器名，文献亦用“鑑”。

會—遄 會，甲骨文金文似器与盖上下相合形，会会合之意。《说文》：“会，合也。”西周时期借用记国族氏名“郅”，如员卣“员从史口伐会(郅)”。春秋时还借用记“脍”，如亥鼎“宋庄公之孙亥自乍(作)会(脍)鼎”。春秋沈儿钟“穌遄百生(姓)”，字作“遄”。诸侯朝见天子及诸侯之间的盟会称会同，战国中山王方壶：“齿长于遄同”。遄，乃“會”字加注义符“辵”，既以显会遇之意，又与上述其他用法区分开来。“遄”字《说文》所无，或为漏收，或行用一段时期后又被“會”合并。《玉篇》收录此字，云：“遄，迺也”。

衣—卒 甲骨文、西周金文皆以“衣”为卒^②，甲骨卜辞：“辛酉卜贞，在天邑商公宫，衣兹月亡祸。”(《甲骨文合集》36541)衣读卒，训为终；多友鼎：“癸未，戎伐苒，衣俘，多友西追。”衣读卒。春秋中期郭子姜首盘始见“卒”字。《说文》：“卒，隶人给事者衣为卒，卒，衣有题识者。”“衣、卒”两字形义相关，“卒”乃“衣”下加短横所分化。又《尔雅·释诂》训“卒”为终、尽、已，当是“卒”的假借用法，郭子姜首盘“于冬(终)有卒”，即用此意。

言—音 甲骨文有“言”字，又用作“音”，在分化出“音”字前，“言、音”同字；西周伯矩鼎“用言王出内(入)吏(使)人”，“言”同“音”，通“歆”，训为歆飧；楚王领钟“楚王领自作铃钟，其律其言”，“言”即“音”。又古文字中，“言、音”作偏旁常通用。春秋早期秦公钟：“灵音锳锳雍雍。”于省吾先生指出：“音”字的造字本义，系于“言”字下部的口字中附加一个小横划，作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言”，而仍因“言”字以为声^③。

三、为明确母字所记假借义分化新字例，计有 19 组：

其中，属于普通词语用字有如下 6 组：

戕—戕 戕，《说文》：“伤也，从戈才声。”西周墙盘“雩武王既戕殷”，“戕”训伤。金文中还借用记国族氏名“戴”，如戕叔朕鼎之“戕”。语气词之“哉”，西周金文借用“戕”字，如禹鼎“乌(呜)虘(呼)哀戕(哉)”。春秋始见从口之“哉”，如余麇遽儿钟“於虘敬哉”。“哉”系“戕”加“口”分化而来，以区别于前述其他意义。《说文》：“哉，言之间也，从口戕声。”

胃—谓 甲骨文西周金文无“谓”，春秋吉日壬午剑“胃之少虞”，借“胃”为“谓”；石鼓文中始见“谓”字，云“公谓大口”。盖“谓”乃“胃”加“言”而成。《说文》：“谓，报也。从言胃声。”

吕—台 吕即“以”字初文，西周金文作“吕”，如毛公鼎“吕乃族干吾王身”。春秋金文或承袭之，如宜桐孟“徐王季稟之孙宜桐作铸饮孟吕媵妹”。《说文》：“吕，用也。”又假借记“怡”义，如徐王子旂钟“兼吕父兄庶士”，“吕”即“怡”。古文字构形中，有些字有时添加装饰性符号“口”，春秋时期“吕”添加“口”则作“台”，陈梦家先生谓台者以之孳乳字也^④。春秋金文“台”用法同“吕”，如齐侯罍“余四事是台(以)”；又用如“怡”，如越王钟“甸(恬)台(怡)鼓之”。《说文》：“台，说也，从口吕声。”盖“台”

① 参见汤余惠主编，徐在国、吴良宝编纂：《战国文字编》，第 564、799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② 参见李学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载《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第 340—347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原出《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甲骨文有字作、，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隶为“卒”，照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当仍是“衣”字，而释作“卒”。裘锡圭先生《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裪”》(载《中原文物》1990 年第 3 期)一文认为古文字中作形的“卒”字系由甲骨文中 (“衣”形末端有上钩的“尾巴”)演变而来。鉴于目前所见西周文字材料中皆以“衣”为“卒”，我们姑且认为“卒”始见于春秋郭子姜首盘。

③ 参见于省吾：《释言》，载《甲骨文字释林》，第 87、88 页；《释古文字中附因声指事字的一例》，载《甲骨文字释林》第 458、459 页，中华书局，1979 年。

④ 陈梦家：《鬲邶王壶考释》，原载《燕京学报》1937 年第 21 期，转引自《金文文献集成》(香港明石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第 29 册，第 191 页。

乃为区分怡悦义所造。后世“台”又孳乳出“怡”字。

𨾏—𨾏 西周金文“𨾏”字除假借记“𨾏”外,也借用记𨾏铃之“𨾏”,如颂鼎“赐女玄衣、黼屯、赤芾、朱黄、𨾏(𨾏)旂、攸勒”。春秋时期增从金分化出“𨾏”字,石鼓文有“𨾏车”,尹小叔鼎有“𨾏鼎”,“𨾏”字重复“金”旁。《说文》:“人君乘车,四马𨾏,八𨾏铃,象鸛鸟声,和则敬也,从金从鸛省。”古文材料中尚未见“鸛”字,从“𨾏”字发生的角度看,其构形当为从金,𨾏声,非从鸛省。

𨾏—𨾏 甲骨文中已有“𨾏”字,象草卉初生之形,陈世辉先生以为“端”之本字^①。饮酒器觶春秋时期往往以“𨾏”自名,如义楚觶“义楚之祭𨾏”,而徐王义楚觶“自作祭𨾏”用“𨾏”字。“𨾏”乃“𨾏”加注义符“金”分化,专以记器名。“𨾏”为《说文》所无。

𨾏—𨾏 春秋时一种鼎名,庚儿鼎、以邓鼎、邓公乘鼎借“𨾏”记之。宽儿鼎、乙鼎则借用“𨾏”字。蔡太师鼎作“𨾏”,增从金,由“𨾏”分化专表器名,但没有流传。

此类分化现象中,最常见的是一批国族氏名、地名用字通过在原假借字基础上加注“邑”旁造成专用字。比较明确的有13组:

莫—鄭 国族氏名及地名“鄭”,在西周金文中借“莫”记之,如免尊“王在莫(鄭)”。春秋与兵壶作“鄭”,增从邑,战国文字承袭之。哀成叔鼎“余𨾏邦之产”,字增从𨾏:“𨾏”即“鄭”字异构,在汉字构形系统中表城垣,与邑含义相近,两者义近偏旁换用。

無(或晉)—鄆 国族及氏名“许”,金文先借“無”记之,如鄆大邑鲁生鼎;或以晉记之,如晉仲尊。春秋时期多增从邑,如鄆子汝簋作“鄆”,蔡太师鼎作“鄆”。《史记·郑世家》:“悼公元年,鄆公恶郑于楚。”《集解》引徐广曰“鄆音许”。《说文》:“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颍川。从邑無声,读若许。”“鄆”乃国族“许”之本字,后世用“许”字系假借用法。

登—鄧 国族氏名“鄧”,两周金文先借“登”记之,如西周邓孟壶、春秋早期邓公匜等。春秋中后期多增从邑,如邓公乘鼎、邓子午鼎等皆作“鄧”。“鄧”乃“登”增从邑分化,专以记国族氏名。

太—邾 国族氏名、地名“蔡”,西周借“太”字记之^②,春秋亦大多如此。又春秋王孙燹簋有“邾姬”,字增从邑,战国鄂君启车节地名有“下邾”。后世文献中国族氏名与地名用“蔡”字。

𨾏—鄆 两周有国族名、地名“𨾏”,如西周师虎簋“司左右戏𨾏荆”,班簋“秉𨾏、蜀、巢”,春秋戎生钟、晋姜鼎“征𨾏汤(阳)”。春秋曾伯𨾏簋:“印(抑)𨾏汤(阳)。”“𨾏”字增从邑分化出“鄆”,“鄆阳”文献作“繁阳”。战国玺印有“鄆晨”(《古玺汇编》2129),为姓。

戊—郕 春秋国族名“越”,先借用“戊”(钺之本字)记之,如汜者钟“佳戊十有九年”。春秋末期越王句践剑有“郕王”,字增从邑分化。战国时期国族及地名多用“郕”,而文献用“越”字。

匱—鄆 周初召伯所封国名“燕”,西周春秋铜器铭文皆用“匱”字,如西周复尊“匱侯赏复衣、臣妾、贝”。战国时期多作“鄆”,增从邑。春秋时期虽尚未见用作国族名的“鄆”字,但春秋末期侯马盟书已有人名作“鄆”,据此推测,“匱”增从邑分化“鄆”字,应该发生于春秋时期。春秋用作国族名的“鄆”,尚有待考古材料证明。

簫—鄆 位于今山东地区的古国族“莒”,春秋铜器铭文先见用“簫”字记之,如簫叔之仲子平钟;后见用“鄆”字,如鄆侯少子簋,又如庚壶“庚率二百乘舟,入鄆从河”。盖“簫”增从邑分化出“鄆”作国族名地名专用字,战国文字中即用“鄆”字。文献用“莒”字。

𨾏—鄆 古国族及氏名“养”,西周用“𨾏”字记之,如𨾏史尊^③。春秋时期鄆伯受簋、鄆子伯铎作“鄆”,“𨾏”增从邑分化出国族名专用字“鄆”。

番—鄆 古国族及氏名“番”见于两周铜器铭文,假借“番”记之。春秋早期鄆伯禽匜^④、春秋末鄆

① 陈世辉:《释戡——兼说甲骨文不字》,载《古文字研究》第10辑,第37—41页。

② 何琳仪、黄德宽先生认为“太”乃“衰”的简化字。参见何琳仪、黄德宽:《说蔡》,载《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第105—108页。

③ 参见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21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④ 同上书,第126页。

子成周钟作“郟”，“番”增从邑分化出国族及氏名专用字“郟”。出土战国文字中，“郟”字屡见^①。

郟一郟 位于今山东地区的古国族及氏名“郟”，春秋早期寻仲盘、匱用“郟”字，春秋中期齐侯罍“郟之民人都郟”，“郟”增从邑分化出“郟”^②。

寺一郟 古国族及氏名“郟”，西周寺季故公簋用“寺”，春秋时期铭文或沿袭之，然大多作“郟”，如郟伯鼎、郟船鼎等。“寺”增从邑分化出“郟”。《说文》：“附庸国，在东平亢父郟亭，从邑寺声。”

吕一郟 古国族及氏名“吕”，西周金文常见，如班簋“王命吕伯”。春秋郟釐钟：“郟釐曰：余毕公之孙，郟伯之子。”郟大叔斧：“郟大叔以新金为贰车之斧。”“吕”增从邑分化出“郟”以为国族氏名专字。文献用“吕”字。

上揭字例凡28组，分化新字28个^③。这28个分化字中，属于普通词语用字的有“祖、赐、性(姓)、遄、卒、音、哉、谓、台”9个。这9字与其所从出母字所记词语皆为常用词，使用频率都比较高，在书面交际上为免相混有必要区分开来，因而字的分化有助于语言记录的进一步精确。其余19字为名物用字或国族氏名地名用字，其中以增从邑分化的国族氏名地名用字最多，有13个，其次是增从金分化的名物用字，有5个。从邑、从金的分化字所占比重如此之大，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色，这当与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力政”，各诸侯国地位纷纷上升，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争相扮演各种重要角色，相互之间的交往或冲突也日趋频繁，国族意识明显增强，在书面交际上需要明确各自的符号标志以区别于其他字词，因此，国族氏名地名用字纷纷增加类符“邑”。同时，春秋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金属冶炼技术逐步普及，各地金属器具得以广泛制作与应用，加之文化下移，文字使用范围迅速扩大，各种地方性金属新器具用词需要记录，反映在文字上，金属及金属制品词语用字即增加表明质料属性的义符“金”以区别于所从出字。总的来说，这些分化字皆因适应时代与社会要求记写汉语准确、易于区别的需要而产生。

再从流传看，普通词语用字大多分化成功，如“祖、赐、音、卒、哉、谓、台”7字皆进入小篆系统，并沿用至今。“性”字经过义符替换成为“姓”字，也传入小篆系统沿用至今。“遄”字可能行用一段时间后又合并到“會”字。如前所述，这些字所记皆为常用词，其中大多数能够传承下来，主要在于它们符合准确清晰地记写汉语的社会需要。名物用字中，“璋、鑑、鑒”得以承传，这当与这些字所记事物在历史上曾长期传用有关，而“鋤、鐮”所记为地方性器物，后世未见流传使用，故其字亦随之被淘汰；“铝”字被淘汰大概与随后冶铁业日益发达，冶铜业地位相对下降而不需要细致指称有关。国族氏名地名用字流传下来的少，被归并淘汰的多。其中，“鄭、鄧”二字流传至今，“郟”流传入小篆，“郟”流传至小篆，而后又合并入“许”；“郟、郟、郟”虽见于《说文》，但所记已非原国族氏名或地名，后世文献分别并入“番、燕、郟”。“郟、郟、郟、郟、郟、郟”不见于《说文》小篆，文献用字中分别并入“吕、养、莒、越、繁、蔡”字。大多国族氏地名专用字通过归并被淘汰，其原因主要在于，随着国家的统一，诸侯国已成为历史，国族氏名有的退出了社会语汇的日常应用范畴，有的因不重要而使用频率已比较低，为节制字数，汉字系统即对其进行归并调整。而“鄭、鄧”两字之所以得以流传，一方面可能由于两字既是国名、氏名，

①《说文》：“郟，郟阳，豫章县。”此与国族氏名之“郟”当非同字。

②《说文》：“郟，周邑也。”所指非山东之“郟”。

③如前所述原因，这一时期实际发生的分化字应该不止这些。还有些字之间是否存在分化关系尚难断定，这主要是由于新出字辞例很少以及后世未见行用。如金文习语“元鸣孔皇”中“皇”字在王孙诰编钟多数器中作“𡩂”，增从言。习语“皇皇熙熙”中“皇”字在徐王子旂钟中作“𡩂”（或隶定作“𡩂”），增从言；在许子璽师钟中作“𡩂”，增从支；在王孙遗者钟作“𡩂”，增从元。再如，“谋猷”之“猷”，王孙诰钟作“𡩂”，增从心；“𡩂”，春秋鞶钟等有些器如是作，有些器则作“𡩂”，增从心。习语“玄鏐鏐铝”（或作玄鏐膚吕），在配儿钩鐙中作“𡩂鏐鏐铝”，“玄”增从金作“𡩂”，《说文》虽有“𡩂”，但义不相类，不是同一个字。西周有“膚”字，但用于人名。春秋习语“膚吕”又作“鏐铝”，由于先后关系不明确，“膚”与“鏐”之间是分化还是同音借用，则说不准。地名郟郟，春秋侯马盟书及战国兵器、货币铭或借“甘丹”记之。侯马盟书又作“郟郟”。由于“甘丹”、“郟郟”两种写法出现的先后不明，不便确定它们之间是分化关系还是简省借用关系。古国族“徐”，春秋中晚期铭文皆从邑作“郟”，援例可能由“余”分化，但目前证据尚不充足。1981年湖北出土一鼎铭以“余太子白辰”起头，此“余”系第一人称代词还是国族名，难以断定。凡此，本文暂存疑。

又是地名,且存在于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或其附近,位置比较重要;另一方面,则由于其所从出的“莫、登”两字是常用字,需要保持与它们的区别。由此可见,分化字的流传存废也主要取决于时代与社会对记写汉语的需要与否。

总而言之,本文根据出土文字材料,对春秋时期汉字字形分化情况作了考察,清理出有明确线索的分化字 28 个,逐个探讨了其分化过程,并对这些字的产生出现与流传存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本文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初步的认识:

其一,汉字的孳乳分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具有历史层次性,汉字系统中的分化字分别产生于各自特定的某一历史时期。春秋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特定阶段即产生出上述分化字。

其二,作为汉语的书面记录符号,汉字系统往往根据记录汉语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发展,呈现出动态的开放性。春秋时期分化字的产生与存废即是汉字系统动态开放性的表现。

其三,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通过记录语言词汇来反映社会生产生活内容和人类思维成果的,它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及人类认识发展诸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与之相应,人们透过文字现象,也可以窥见社会与人类认识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的历程。春秋时期从邑、从金的分化字相对较多而显示出时代特点,便是当时社会发展对文字发展影响的结果与反映。

Preliminary Inspection on the Deriv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m in Chunqiu Period

Wu Guo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form new characters by breeding and deriving the patterns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racheologic materials, departing from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characters patterns. In this thesis, we study on the formed deriving characters (分化字) in Chunqiu Period, associated with words and phrase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Chunqiu Period; deriving